第二節 初期大乘的持宏者 (pp. 1260–1301)

第一項 出家菩薩與在家菩薩 (pp. 1260–1286)

一、初期大乘的傳宏者——出家比丘及少數的在家眾 (pp. 1260–1274)

(一)「佛法」時代的出家弟子與在家弟子 (p. 1260)

佛法的修學者，原始佛教以來，有七眾弟子，有出家與在家的差別，對佛法的信解修行，是沒有太多不同的。不過出家的專精修證，比起事務繁忙的在家人，總是要方便得多。

1、釋尊時代

◎釋尊是出家的，弟子們「隨佛出家」的很多，出家僧也就成為住持佛法、宏傳佛法的主體，也就有了「信眾」與「僧眾」的分別。這一事實，一直延續下來。

◎在釋尊時代，如質多 (Citra) 長者¹，能為出家與在家人說法，《相應部》中集為〈質多相應〉，共有十經²。可見在家弟子，有智慧而能為出家眾說法，是從來就有的，

2、佛滅以後

不過佛滅以後，出家為主的佛教強化起來，質多長者那樣的在家弟子，也就少見了。

(二)「大乘佛法」時代傳宏者的文證 (pp. 1260–1274)
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可說在家的恢復了佛教原始的地位，不論天菩薩與鬼、畜菩薩，人間的在家菩薩，比釋尊的時代，似乎還要興盛一點。

1、史傳記載 (pp. 1260–1261)

印度「大乘佛法」時代，負起宏傳大乘責任的，在史傳的記錄上，似乎還是不多。

(1) 法顯所見

如西元五世紀初，法顯在印度所見的，華氏城 (Pataliputra) 「有一大乘婆羅門子，名羅沃私婆迷。……舉國瞻仰，賴此一人弘宣佛法，外道不能得加陵眾僧。……婆羅門子(之)師，亦名文殊師利，國內大德沙門，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，亦住此僧伽藍。」³羅沃私婆迷 (Rajasvarman)，是在家婆羅門而宏大乘法的；與法顯同時西行的智猛，也見到了這位「大智婆羅門」⁴。羅沃私婆迷的師長——文殊師利 (Mañjuśrī)，住在僧寺內，是出家的。

(2) 玄奘所見

唐玄奘 (西元 629–643) 遍遊印度，也見到二位在家菩薩：

◎在磻迦 (Takka) 園林中，見到一位年老婆羅門，「明中、百諸論，善吠陀等書」。玄

¹ (1)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 〈清淨信士品〉 (大正 2, 559c9–10)：「我弟子中，(第一優婆塞)……第一智慧，質多長者是。」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，p. 86：「在家佛弟子，能弘揚佛法，主持佛教嗎？這當然是可能的。從教典去考察：《阿含經》的質多長者，大乘經的維摩詰居士、勝鬘夫人，不都是弘揚佛法的龍象嗎？」

(3)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 52：「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，正行，也有為人說法的，如質多長者。」

² [原書 p. 1279 註 1] 《相應部》〈質多相應〉 (南傳 15, 427–462)。

³ [原書 p. 1279 註 2] 《高僧法顯傳》 (大正 51, 862b)。

⁴ [原書 p. 1279 註 3]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5 (大正 55, 113c)。

奘從他「學經、百論、廣百論」。

◎另一位是：勝軍（Jayasena）論師，「依杖林山，養徒教授，恆講佛經，道俗宗歸，常逾數百」。玄奘從勝軍學了二年的瑜伽學系的經論⁵。

(3) 結

在家而弘傳佛法的，這幾位是可信的史實，但並不太多。

2、初期大乘經所見（pp. 1261-1274）

「初期大乘」的情形，試分別的來敘述。

(1) 推重出家菩薩的經說（pp. 1261-1269）

A1、大本《阿彌陀經》

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：

◎阿彌陀（Amita）佛發心求菩薩道時，是國王出家作沙門的曇摩迦（Dharmākara）；

◎往生阿彌陀淨土的「最上第一輩」，是「去家、捨妻子、斷愛欲行作沙門」的菩薩，中下輩往生的是在家人⁶。

※出家的不一定往生彌陀淨土，而往生彌陀淨土的最上第一輩人，卻是出家而修菩薩道的。

A2、《阿閼佛國經》

《阿閼佛國經》：

◎阿閼佛初發心時，是被稱為阿閼（Akṣobhya）菩薩的比丘。

◎阿閼菩薩發願：「世世不常作沙門，世世不常著補衲之衣，世世作沙門以三法衣不具，乃至成最正覺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」⁷。這是立願世世出家的菩薩，所以阿閼佛的淨土，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於阿閼佛所下鬚髮（出家）」。

異譯本說：「彼佛剎中諸菩薩眾，在家者少，出家者多」⁸。

※阿閼佛淨土特重出家菩薩，比彌陀淨土的推重出家菩薩，更進一層！

A3、《般若波羅蜜經》

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：

(A)「原始般若」

「原始般若」的說法者，是「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」的須菩提；為菩薩們說的般若波羅蜜，是「諸法無受三昧」⁹：這表示了

※「原始般若」，是從阿蘭若比丘，專精修行的定慧中來的。

(B)「中品般若」

「中品般若」說菩薩的十地：

⁵ [原書 p. 1279 註 4]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 2（大正 50，232a）。又卷 4（大正 50，244a）。

⁶ [原書 p. 1279 註 5]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300c）；又卷下（大正 12，309c-311a）。

⁷ [原書 p. 1279 註 6]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751c-752b）。

⁸ [原書 p. 1279 註 7]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758a-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20〈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 11，107b）。

⁹ [原書 p. 1279 註 8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8a-b）。

「四地中應受行不捨十法，何等十？一者、不捨阿蘭若住處；二者、少欲；三者、知足；四者、不捨頭陀功德；五者、不捨戒；六者、穢惡諸欲；七者、厭世間心；八者、捨一切所有；九者、心不沒；十者、不惜一切物。……住五地中，遠離十二法，何等十二？一者、遠離親白衣；二者、遠離比丘尼；三者、遠離慳惜他家；四者、遠離無益談處。」¹⁰

※四地與五地菩薩，是重於出家的。

A4、《華嚴經》

《華嚴經》：

(A)〈淨行品〉：廣說出家行

〈淨行品〉從在家菩薩行，說到出家菩薩行。廣說出家行，處處「當願眾生」，比在家行，多出十倍以上，這是重於出家行的¹¹。

(B)〈十地品〉：表示出家修道的殊勝

a、四地、五地重於出家行

〈十地品〉的四地與五地，說到從佛聽法以後，「復於彼諸佛法中出家修道」¹²，與「中品般若」所說的相同。

b、對餘地菩薩身份的詮釋

依《華嚴經》說：

◎十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……摩醯首羅天王，多現國王、天王的在家身。

◎然初地說：「是菩薩若欲捨家，於佛法中勤行精進，便能捨家、妻子、五欲，依如來教出家學道。既出家已，勤行精進，於一念頃得百三昧，得見百佛……。」

◎二地也這樣說，不同的是「得千三昧，得見千佛」等¹³。

◎三地以下，簡略的說：「若勤行精進，於一念頃得百千三昧」等¹⁴。

十地菩薩是大菩薩，是「自在示現」的；多作國王、天王，然仍表示了出家修道的優越性。

◎初地頌說：「住此初地中，作大功德王，以法化眾生，慈心無損害。統領閻浮地，化行靡不及，皆令住大捨，成就佛智慧。欲求最勝道，捨已國王位，能於佛教中，勇猛勤修習，則得百三昧，……化百土眾生，入於百法門。」¹⁵

※在世間利濟眾生，王法的功德最大，然在智證中，三昧、神通等功德，還是出家的功德大。

A5、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

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：密跡金剛力士（Vajrapāṇi），說菩薩與佛的「三密」。然佛在密跡宮中所說的，卻是善惡業報，緣起無我，捨家為道，成無放逸，如實知有無，四法印¹⁶。

¹⁰ [原書 p. 1279 註 9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6（大正 8，257a）。

¹¹ [原書 p. 1279 註 10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4（大正 10，70a-72a）。

¹² [原書 p. 1279 註 11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6（大正 10，190b、192b）。

¹³ [原書 p. 1279 註 12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4（大正 10，183c）。又卷 35（大正 10，186c）。

¹⁴ [原書 p. 1279 註 13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5（大正 10，188c-189a）。

¹⁵ [原書 p. 1279 註 14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4（大正 10，184c）。

¹⁶ [原書 p. 1279 註 15]《大寶積經》卷 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1c-73a）。

依原始教法而開示菩薩道，「捨家為道」，依舊是修行者的要事。

末了說：「有二比丘而為法師，一名智寂，二名持至誠」，護持佛的正法，就是佛與金剛密跡力士的前生¹⁷。

A 6、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

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：

◎經上說：「開士當學追慕阿闍如來宿命本行菩薩道時，志願出家，樂沙門行，世所生，不違本誓。」

◎捨家有十種功德，所以「若有菩薩不捨大乘，慕度眾生，當追樂出家之業！」¹⁸這是重於出家行，以阿闍菩薩的大願為師範的。

A 7、《富樓那經》

《富樓那經》：

◎在富樓那（Prāṇa）提出的問題中，有「云何樂出家，閑靜修空智？」

佛答說：「菩薩摩訶薩能離五欲，常樂出家，心順出家，趣向出家。不貪五欲得出家已，離諸憤鬧，遠處山林，不失善法。菩薩成就此第二法，則能具足一切功德。」¹⁹

◎那羅延（Nārāyaṇa）法師比丘宏法（彌勒的前生）；長者子摩訶耐摩陀，從那羅延聞法出家，就是橋越兜菩薩的前生²⁰。

◎陀摩尸利王子出家作比丘；死後轉生為得念王子，出家作比丘；再轉生為長者子耶舍，出家為比丘；又轉身為王子導師，出家作比丘，以後世世都出家²¹。

佛滅後，宏傳佛法的，都是法師比丘。

A 8、《法鏡經》

《法鏡經》：從菩薩的在家行，說到出家行。由於在家生活的不理想，引起厭患情緒而趣向出家，經中有深切的敘述²²。有五百理家（居士）發大心，去家為道²³。

A 9、《幻士仁賢經》

按：（1）《大寶積經》卷 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2b5-11）：「若菩薩大士常得見佛，未曾遠離，不失聞法，不違聖眾；……生以見佛，行無放逸，慕求真正精進之法；勤修此已，不用家業，善奉淨行，不用妻子、男女、奴婢、僕使、守護宅舍，速疾持法，無以戲逸自恣愛欲；諸佛世尊所施言教，以篤信故，捨家為道。」

（2）《大寶積經》卷 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2c16-73a11）：「佛言：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修善明智，或致所知，……一切如來皆以敷演，入於順義一切諸法，如來明證下四法故。何謂為四？一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；二曰一切諸有悉為苦毒；三曰一切諸法皆無有我；四曰一切有形悉至於空無，為泥洹寂……。」

¹⁷ [原書 p. 1279 註 16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9b-c）。

¹⁸ [原書 p. 1280 註 17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893b-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59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（大正 11，341b-c）。

¹⁹ [原書 p. 1280 註 18] 《大寶積經》卷 77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34c）。又卷 78（大正 11，445a-b）。

²⁰ [原書 p. 1280 註 19] 《大寶積經》卷 77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37c-439b）。

²¹ [原書 p. 1280 註 20] 《大寶積經》卷 78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45c-448a）。

²² [原書 p. 1280 註 21] 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17b）；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 12，25a-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82〈郁伽長者會〉（大正 11，474a-b）。

²³ [原書 p. 1280 註 22] 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22a-b）。

《幻士仁賢經》：幻士得授記，「從佛求出家」，佛命彌勒（Maitreya）為他落髮，並說出家的真意義²⁴。

A 10、《須賴經》

《須賴經》：須賴是一位在家菩薩，引導眾生學佛道。末了，國王發願為「佛比丘僧守園給使」（作「淨人」）；「坐中五百長者、居士、五百梵志、五百小臣，聞王誓願如獅子吼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一切捨欲，以家之信，離家為道，欲作沙門」；須賴也現了出家相²⁵。

A 11、《須摩提菩薩經》

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：須摩提是郁伽長者女，年八歲。說「法無男無女」，以諦語「便成男子，頭髮即墮，袈裟著身，便為沙彌。」²⁶

A 12、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

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：阿術達（無憂愁）王女，年十二歲，難聲聞大弟子²⁷，說深法。後來在佛前，「女人變為男子形，復現比丘僧」²⁸，與《須摩提經》相同。

A 13、《遺日摩尼寶經》

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：佛依大乘深義，說真沙門法，並巧妙的調伏了增上慢比丘。「爾時，百二十萬人，及諸天、鬼神、龍皆得須陀洹道，千三（二？）百比丘皆得阿羅漢道。」²⁹這是菩薩道與聲聞道並暢的經典。

A 14、《賢劫三昧經》

《賢劫三昧經》：

- ◎經說「了諸法本三昧」。長者子曜淨廣心，見佛聞三昧法，就「不貪居業，出為沙門」，是一切功德莊嚴如來的本生³⁰。
- ◎擇明（普廣意）輪王聽了三昧，也「棄國捨城，不貪四方，除去鬚髮，被法袈裟，行作沙門」。修學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，但「佛曉了解是三昧定，如吾本學此三昧法，不可居家」。「見六十姪³¹諸佛正覺，各從諸佛所聞是三昧，皆棄捐³²出家作沙門，普得斯定。」³³
- ◎宏傳三昧的，除如來以外，如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（大目如來的前生），無限量寶

²⁴ [原書 p. 1280 註 23] 《幻士仁賢經》（大正 12，37a）。

²⁵ [原書 p. 1280 註 24] 《須賴經》（大正 12，56c）。異譯《須賴經》（大正 12，63b）。

²⁶ [原書 p. 1280 註 25] 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78a）。

²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二章，p. 994：「女見諸大比丘來乞食，『不起不迎，不為作禮，亦不請令坐，亦不與分衛具』。女與諸比丘論義，揚大乘而抑聲聞。然後下座禮敬比丘。」

²⁸ [原書 p. 1280 註 26] 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9b）。

²⁹ [原書 p. 1280 註 27] 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（大正 12，194a）。

³⁰ [原書 p. 1280 註 28]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7b-c）。

³¹ 《佛說離垢施女經》、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與《賢劫三昧經》皆為西晉竺法護所譯，前二經中姪=孩【明】；孩=孩【宮】。

孩：3.古數名，萬萬為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 1102）

³² 《賢劫經》卷 8〈23 歎古品〉（大正 14，64 a3-5）：「時轉輪王聞此至教，心自念言：『在國穢濁出乃清淨，寧可棄國，除去鬚髮捨家捐業，服著袈裟行作沙門。』」

³³ [原書 p. 1280 註 29]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8（大正 14，63c-64a）。

音法師（阿彌陀佛的前生），都是出家的法師比丘³⁴。

A 15、《寶髻菩薩經》

《寶髻菩薩經》：極妙精進比丘，忍受長期的種種毀辱，終於感化了業首太子。極妙精進比丘，是釋尊的前生³⁵。

A 16、《寶網經》

《寶網經》：佛為寶網童子說六方六佛，「梵天億數，及與童子，……我等末世當為比丘，志強無畏，當以此經，在於郡國、城郭、縣邑，頒宣斯經。」³⁶

A 17、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

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：文殊師利教化薩遮尼犍子的弟子們，與大眾到祇園來見佛。薩遮尼犍子來，「時萬二千人與尼犍子俱去，其餘者皆得神通，世尊悉下鬚髮為比丘也。……是萬二千人，皆當於彌勒如來下鬚髮作沙門。……薩遮尼犍子當於彌勒如來作弟子，智慧最尊，譬如我第一弟子舍利弗。」³⁷

文殊師利的教化，使外道或遲或早的都趣向出家。

A 18、《持世經》

《持世經》：

◎王子無量意、無量力，供養佛與比丘僧，然後「於佛法中俱共出家。……佛法末後千歲之中，其二人以本因緣故，復得出家，學問廣博，其智如海。」³⁸

◎「寶光菩薩……盡其形壽，常修梵行。……五百世中，常生人間，出家學道。」³⁹

◎無量意菩薩「始年十六，出家學道」；值遇二十億佛，都「常識宿命，童真出家，修行梵行，常得念力。」⁴⁰

※《持世經》付囑跋陀羅（賢護）等五百菩薩，及彌勒菩薩，在佛滅後五百歲惡世中，護持宏通，而所說過去事緣，修學與宏傳的，都是出家的菩薩。

A 19、《梵志女首意經》

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：首意女「壽終之後，當轉女身；至八十四億劫，不歸惡趣。供養六萬諸佛世尊，出家為道，志于沙門。」⁴¹

A 20、《心明經》

《心明經》：梵志靜住，「佛即納受以為沙門，鬚髮則除，法衣在身。」⁴²

A 21、《魔逆經》

《魔逆經》：

◎文殊依勝義自證說：「吾於諸法不行善哉，亦復不行非善哉」，而以「奉行禁戒未曾缺

³⁴ [原書 p. 1280 註 30]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7b、10b）。

³⁵ [原書 p. 1281 註 31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8〈寶髻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670b-671a）。

³⁶ [原書 p. 1281 註 32] 《寶網經》（大正 14，82b）。

³⁷ [原書 p. 1281 註 33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4a-b）。

³⁸ [原書 p. 1281 註 34] 《持世經》卷 2（大正 14，651c）。

³⁹ [原書 p. 1281 註 35] 《持世經》卷 4（大正 14，663c）。

⁴⁰ [原書 p. 1281 註 36] 《持世經》卷 4（大正 14，664c）。

⁴¹ [原書 p. 1281 註 37] 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（大正 14，940b）。

⁴² [原書 p. 1281 註 38] 《心明經》（大正 14，942c-943a）。

漏」，「常處閑靜其心寂寞」，「修四賢聖（四聖種）⁴³止足知節」為善哉⁴⁴。

- ◎如不從魔教，得二十事，能「逮得經典，至佛大道」。二十事中，有「世世所生常懷道心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，致閑⁴⁵不懼⁴⁶」⁴⁷，也是推重出家菩薩行的。

A 22、《海龍王經》

《海龍王經》：

- ◎問答菩薩四十九事中，「聞能奉行」，「具出家德」，「離居（出家）順戒」，「棄於重擔」，「常處樹下」，「樂處閑居」，「而獨燕處」，「離諸諛諂」，「具出家慧」——九事，都是出家菩薩行⁴⁸。
- ◎無盡福王從佛聽了寶事三昧⁴⁹，「出家為道而作沙門。諸子亦然，皆作沙門。時國人見王棄國，六萬人悉為沙門」。無盡福王是海龍王菩薩的前生⁵⁰。

A 23、《慧印三昧經》

《慧印三昧經》：

- ◎慧上輪王從如來聞法，「悵望三昧」，所以「即便棄國，剃去鬚髮，因入深山，受行正戒」。等到佛涅槃以後，「為一切人說（慧）印三昧⁵¹」：這是阿彌陀佛的前生。
- ◎「爾時，（輪王的）千子，是（賢）劫得佛。今大眾會於我前者，時皆棄家，悉為比丘。」

經說菩薩於未來護法，而法門的傳授，是以出家菩薩為主的⁵²。

A 24、《諸法無行經》

《諸法無行經》：

- ◎淨威儀法師比丘，是大乘行人；有威儀比丘，近於聲聞行者⁵³。
- ◎菩薩比丘喜根，是重於實相無所得的；「比丘法師行菩薩道」的勝意，是重於禁戒、頭陀行、禪定的⁵⁴。

⁴³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四章，p. 201：

四聖種是：隨所得衣服喜足；隨所得飲食喜足；隨所得房舍喜足；欲斷樂斷，欲修樂修。依著這四項去實行，就能成為聖者的種姓，所以稱為「聖種」。

⁴⁴ [原書 p. 1281 註 39]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113c-114a）。

⁴⁵ 閑：防止；限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 69）

⁴⁶ 懼：焦急；懼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 761）

⁴⁷ [原書 p. 1281 註 40]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116b）。

⁴⁸ [原書 p. 1281 註 41]《海龍王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32c）。

⁴⁹ 《佛說海龍王經》卷 2〈7 總持門品〉（大正 15，140 c19-141 a2）：「時佛為王說寶事總持之慧，滿百千歲普分別義。王捨國事一切眾緣，專精一心，及與眷屬聽受道化，於百千歲未曾想欲，無瞋恨意，不含想[※]害，不顧妻子、國土、眷屬，一切所有永不以計，唯願法樂，立志佛道，大慈清淨，等心一切而行大哀，被大德鎧而聽受法。如是之比具百千歲，受佛誨已，因此寶事總持之要，所作則辦。」

※含想＝念想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【知】。

⁵⁰ [原書 p. 1281 註 42]《海龍王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40c-141a）。

⁵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二章，p. 897。

⁵² [原書 p. 1281 註 43]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463c-464b）；《大乘智印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481a-482a）；《如來智印經》（大正 15，471a-b）。

⁵³ [原書 p. 1281 註 44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2c-753a）。

⁵⁴ [原書 p. 1281 註 45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59a-b）。

這二則本生，是菩薩與聲聞，菩薩與菩薩間的不同，反應了佛教界的實際情形。大乘法的宏傳者，都是菩薩比丘法師。

A 25、《華手經》

《華手經》：

◎經中所說過去及當時的事緣極多。如

- (1)聞力輪王從佛聞法，將一切都施佛及僧，「既奉施已，出家為道」，無數人都跟著出家。聞力輪王，是東方轉法輪菩薩的前生⁵⁵。
- (2)無憂與離憂——二位王子發心，論「真菩提心」，「於安王佛所出家修道」⁵⁶。
- (3)妙德太子厭離五欲，從安王佛出家，無量數人，及健德王也發心出家，這是釋尊與堅意菩薩的本生⁵⁷。
- (4)堅眾居士從（佛滅後的守法藏人）聲明法師求法。死後，值大肩佛，「於大肩佛法中出家」。其次，又值遇須彌肩佛，「於佛法中出家」：堅眾居士是錠光佛的前生⁵⁸。
- (5)得念王子發心出家，克服魔王的誘惑破壞，而「於德王明佛法中出家」。那時，父王也出家，就是釋尊的前生。魔王受得念王子的影響，也真誠出家而免了地獄的苦報⁵⁹。
- (6)選擇居士出家，修行梵行⁶⁰。
- (7)選擇童子出家，論「真出家」⁶¹法。⁶²
- (8)法行王子為父王說治國不清淨。王子出家，王及夫人等也於法中出家。法行王子是釋尊的前生⁶³。

以上，都是出家的。

◎經中雖也說：利意長者子從妙智法師比丘，聞法發大菩提心；樂法王子求法；乞人選擇從佛發心；樂善長者從違須羅比丘法師聞法供養⁶⁴，都沒有出家，然利意、選擇、樂善，都是從佛與菩薩比丘處聽法的。

A 26、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

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：月氏天子，「生兜率天彌勒菩薩所。……彌勒菩薩成正覺時，……捨家之地，離家為道，行作沙門，啟⁶⁵受經法，盡其形壽，常持正法。佛滅度後，

⁵⁵ [原書 p. 1282 註 46] 《華手經》卷 2（大正 16，135b-c）。

⁵⁶ [原書 p. 1282 註 47] 《華手經》卷 3（大正 16，140b-141a）。

⁵⁷ [原書 p. 1282 註 48] 《華手經》卷 6（大正 16，170a-171b）。

⁵⁸ [原書 p. 1282 註 49] 《華手經》卷 6（大正 16，174a-175a）。

⁵⁹ [原書 p. 1282 註 50] 《華手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176b-180b）。

⁶⁰ [原書 p. 1282 註 51] 《華手經》卷 8（大正 16，187b-c）。

⁶¹ 《佛說華手經》卷 9〈30 不退轉品〉（大正 16，195 a22-29）：「雖不服染衣，心無所染著，則於佛法中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除飾好，能斷諸結縛，心無縛無解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受禁戒，心常離諸惡，開定慧德行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受持法，能壞諸法故，離一切法相，是名真出家。」

⁶² [原書 p. 1282 註 52] 《華手經》卷 9（大正 16，194c-196a）。

⁶³ [原書 p. 1282 註 53] 《華手經》卷 9（大正 16，197a-198b）。

⁶⁴ [原書 p. 1282 註 54] 《華手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181c、183a-b、184c-186b）；又卷 9（大正 16，199a-200a）。

⁶⁵ 啟：5.開導；啟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 394）

而以此法將濟群生。」⁶⁶

A 27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

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：

◎寶住三昧所應修集的八十種寶心中，有「常出家寶心」，「聖種少欲知足寶心」，「莊嚴一切頭陀功德寶心」，「獨處寶心」⁶⁷。

在戒波羅蜜中，說到「調伏出家，是名為戒」；「堅欲修行，是名為戒」；「決定少欲及與知足，是名為戒」；「樂修頭陀，是名為戒」⁶⁸。

三十二菩薩器⁶⁹中，也有「出家是離縛礙之器」，「阿練若處是少事務無惱亂器」⁷⁰。這些，都表示了出家的重要。

◎還有大樹緊那羅王的「本生」：尼泯陀羅轉輪王，供養寶聚如來及菩薩僧，發無上真正道心。「捨於王位，……彼佛法中，剃除鬚髮，以信出家。……寶聚如來初中及後所說諸法，悉能受持」。千子中，除了最小王子，其他的也都次第出家⁷¹。

A 28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：月蓋王子從藥師佛出家，修菩薩行，是釋尊的前生⁷²。

A 29、《般舟三昧經》

《般舟三昧經》：

◎過去時，「須達長者子聞是（般舟）三昧已，大歡喜，即悉諷受，得作沙門。」⁷³

◎過去「閻浮提有比丘高明，名珍寶，是時為四部弟子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說是三昧。梵摩達太子……發意求佛道，時與千人俱，於是比丘所，剃頭作沙門。即於是比丘所，從索⁷⁴學是三昧，……自守學，復教他人學。」⁷⁵

◎過去「有比丘名和輪，其佛般泥洹後，是比丘持是三昧。」⁷⁶

A 30、《阿闍世王經》

《阿闍世王經》：

文殊與釋尊的本生：慧王比丘法師，引導小兒離垢王供佛、發心。後來，小兒與「父母及五百人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悉於阿波羅耆陀陀佛所，皆作沙門。」⁷⁷

B、小結

◎上面所引的大乘經，或是龍樹論所曾引述的，或是西晉竺法護所曾譯出的，都是初期大乘的聖典。

⁶⁶ [原書 p. 1282 註 55] 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中（大正 17，794c）。

⁶⁷ [原書 p. 1282 註 56]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3a）。

⁶⁸ [原書 p. 1282 註 57]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6b-c）。

⁶⁹ 器：9.猶性，本性。11.比喻人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 521）

⁷⁰ [原書 p. 1282 註 58]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385c）。

⁷¹ [原書 p. 1282 註 59]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383b-c）。

⁷² [原書 p. 1282 註 60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56c-557a）。

⁷³ [原書 p. 1283 註 61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 13，913c）。

⁷⁴ 索：5.尋求；探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 746）

⁷⁵ [原書 p. 1283 註 62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3，918a）。

⁷⁶ [原書 p. 1283 註 63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3，918c）。

⁷⁷ [原書 p. 1283 註 64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4a-b）。

◎在這近三十部經中，也有泛說菩薩於末世護持，而在佛與菩薩的本生中，所說的菩薩行中，出家菩薩是宏傳佛法的法師。

(2) 推重在家菩薩的經說 (pp. 1269–1274)

當然，在初期大乘經中，也有推重在家菩薩，在家菩薩而宏傳教法的，如：

A、在家菩薩行出家行 (pp. 1269–1271)

(A)《佛母般若經》——雖對在家不退位者種種讚嘆，然應為後代增入

◎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：經上說：「在家菩薩是名正士，亦名大丈夫，亦名可愛士夫，亦名最上士夫，亦名善相士夫，亦名士夫中僊⁷⁸，亦名吉祥士夫，亦名士夫中眾色蓮華，亦名士夫中白蓮華，亦名士夫正知者，亦名人中龍，亦名人中師子，亦名調御者！菩薩雖復在家，而能成就種種功德，常樂利樂一切眾生。」⁷⁹

對位登不退轉的在家菩薩，特別給以種種的讚歎；唐譯《大般若經》第四、第五分，也有類似的讚歎⁸⁰。這是「下品般若」，西元七世紀以下的譯本，

◎然在漢、吳、晉及鳩摩羅什譯本，「中品」與「上品般若」各譯本，雖有在家而得不退轉的，卻缺少這一段讚歎，可見是後代增入的。

(B)《法鏡經》——「在家而修出家行」雖受到稱歎，但全經仍重於出家

《法鏡經》：從在家菩薩行，厭惡在家而說到出家菩薩行，末後說：「甚理家⁸¹（郁伽長者）報阿難曰：我不以為貪慕身樂，欲致眾生樂故，我以居家耳。又如來者自明，我彼以所受堅固（戒）而居家。彼時眾祐（世尊）……阿難：於是賢劫中，以所成就人，多於去家開士者。……去家修道開士者，千人之中不能有德乃爾，此理家者而有是德。」⁸²

※郁伽長者在家而修出家戒，功德比出家菩薩更大！這不是泛說一般在家菩薩，而是修出家戒（離淫欲）的在家菩薩。不出家而生活如出家人一樣，這是值得讚歎的。現在家身，攝化眾生的方便，比出家菩薩要廣大得多。

a、例說

《中阿含經》的《鞞婆陵耆經》說：陶師難提波羅，在家而過著出家的生活，得到佛的讚歎。強迫他的好友優多羅童子去見佛、出家，優多羅就是釋尊的前生⁸³。這可見在家而出家行的，是一向受到稱歎的。

b、結說

在家而出家行的郁伽長者，值得稱歎，然就全經來說，還是推重出家菩薩的。

⁷⁸ 僊：〔下弓〕同“仙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 1663）

⁷⁹ [原書 p. 1283 註 65]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16（大正 8，642c）。

⁸⁰ [原書 p. 1283 註 66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四分）卷 549（大正 7，827c）。又（五分）卷 562（大正 7，902a）。

⁸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三章，p. 1046。

⁸² [原書 p. 1283 註 67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22b）；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 12，30b–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82（郁伽長者會）（大正 11，479c–480a）。

⁸³ [原書 p. 1283 註 68]《中阿含經》卷 12《鞞婆陵耆經》（大正 1，499b–500a）。

(C)《須賴經》——歸向於出家的佛教

《須賴經》：吳支謙初譯⁸⁴。現存曹魏白延，前涼支施崙所譯的《須賴經》；唐菩提流志所譯的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〈善順菩薩會第二十七〉⁸⁵。

◎須賴是舍衛國的貧人，人稱「貧須賴」，所過的生活，與出家人一樣。

◎他每日三次去見佛，「每詣佛時，無數百人常從與俱」。⁸⁶

◎須賴嚴持五戒，過著極貧苦的生活，不以為貧，反以波斯匿王為最貧乏者。

◎佛為須賴授記，法會中出家的極多，須賴也出家為沙門⁸⁷。

須賴是在家菩薩，引導大眾來見佛，在傳宏佛法上，仍處於從旁贊助的地位，歸向於出家的佛教。

B、宏傳佛法的在家菩薩，乃乘願再來的法身大士 (pp. 1271-1272)

他方菩薩、天菩薩、夜叉等鬼畜菩薩以外，以在家的「人菩薩」為主體的，也有不少的經典。

(A) 揀除：無弘法意義者

◎如《長者子制經》，《須摩提長者經》，《私呵味經》，《菩薩生地經》：佛為在家弟子說法，聽法後發大心，佛為他們授記⁸⁸。這是從佛修學，沒有宏傳佛法的跡象。

◎如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《幻士仁賢經》，《阿闍貴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龍施女經》，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，末後都從佛出家，也就是歸向出家的佛教⁸⁹。

◎《大淨法門經》，上金光首淫女與畏間長者子，因文殊的教化而悟入，佛為他們授記⁹⁰，也沒有弘傳佛法的意義。

(B) 正明：具弘法意義者，乃乘願再來的法身大士

有弘法意義的，如

a、《順權方便經》

《順權方便經》的轉女身菩薩，難問（來乞食的）須菩提，是一位方便善巧化導的大菩薩。佛說：「轉女（菩薩）從阿闍佛所，妙樂世界沒來生此，欲以開化一切眾生，順權方便現女人身。」⁹¹

b、《維摩詰經》

與《順權方便經》相同的，是《維摩詰經》。「有國名妙喜，佛號無動（阿闍），是維摩詰

⁸⁴ [原書 p. 1283 註 69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2（大正 55，6c）。

⁸⁵ 《大寶積經》卷 95（大正 11，536c25-540a18）。

⁸⁶ 《佛說須賴經》（大正 12，52b19-20）。

⁸⁷ [原書 p. 1283 註 70]《須賴經》（大正 12，52b-56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95〈善順菩薩會〉，缺須賴出家一段，與古譯本不合。

⁸⁸ [原書 p. 1283 註 71]《長者子制經》（大正 14，800c-801c）；《須摩提長者經》（大正 14，805b-808a）；《私呵味經》（大正 14，809c 以下）；《菩薩生地經》（大正 14，814a-c）。

⁸⁹ [原書 p. 1283 註 72]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（大正 14，939b 以下）；《幻士仁賢經》（大正 12，31a 以下）；《阿闍貴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3c-89b）；《龍施女經》（大正 14，909c-910a）；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76b-78c）。

⁹⁰ [原書 p. 1284 註 73]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17a 以下）。

⁹¹ [原書 p. 1284 註 74]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930a）。

於彼國沒而來生此」⁹²。維摩詰現長者身，方便化導，也責難聲聞十大弟子。

c、《離垢施女經》

《離垢施女經》：波斯匿王女離垢施，責難來乞食的——聲聞八大弟子、八大菩薩，使他們默然無言。然後與大眾見佛，問菩薩行。原來離垢施女的發心，比文殊師利還早得多⁹³。

d、《無垢賢女經》

《無垢賢女經》：女在母胎中叉手聽經，鳥獸蟲也都在胎中聽經。女生下來，生在蓮華中，是「從東南方掉樓延法習佛所來」的；佛讚他「汝於胞胎，為眾生作唱導」⁹⁴。

e、結

無垢賢女，離垢施女，轉女身菩薩，維摩詰長者，有以在家菩薩身，攝化眾生，宏傳佛法的意義，但都是乘願再來的大菩薩。

C、宏傳佛法的在家菩薩是反應當時的現實 (pp. 1272–1274)

(A)《般舟三昧經》

a、賢護等八大菩薩宏持般舟三昧教法

在家菩薩而有傳宏佛法意義的，如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颯陀和 (Bhadrapāla，譯義為賢護) 為首的八大菩薩，宏持般舟三昧。

◎般舟三昧——觀佛色身的念佛三昧，是佛為賢護說的。

◎佛說：「是颯陀和等 (八人) 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，常持中正法，合會隨順教，莫不歡喜。」⁹⁵

◎「颯陀和……和輪調菩薩共白佛言：佛般泥洹去，卻後亂世時，是經卷者，我輩自共護持，使佛道久在。其有未聞者，我輩當共為說教授。是深經世間少有信者，我曹悉受之。」⁹⁶

賢護等八大菩薩，受持、傳宏般舟三昧，有明確的文證。

b、「八大菩薩」說的演變

(a) 在傳說中成為法身大士

◎《般舟三昧經》以外，說到八大菩薩的，還有《賢劫三昧經》，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八吉祥神咒經》⁹⁷。

◎《八吉祥神咒經》說：「若有急疾，皆當呼我八人名字，即得解脫。壽命欲終時，我八人便當飛往迎逆之」⁹⁸，八大菩薩在傳說中，已成為法身大士了。

⁹² [原書 p. 1284 註 75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 (大正 14, 555b)。

⁹³ [原書 p. 1284 註 76] 《離垢施女經》 (大正 12, 89b 以下)。

⁹⁴ [原書 p. 1284 註 77] 《無垢賢女經》 (大正 14, 913b–914b)。

⁹⁵ [原書 p. 1284 註 78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中 (大正 13, 912b)。

⁹⁶ [原書 p. 1284 註 79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 (大正 13, 911a)；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卷 3 (大正 13, 884b–c)。

⁹⁷ [原書 p. 1284 註 80] 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 (大正 14, 1b)；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 (大正 12, 84a)；《八吉祥神咒經》 (大正 14, 73a)。

⁹⁸ [原書 p. 1284 註 81] 《八吉祥神咒經》 (大正 14, 73a)。

(b) 從八大菩薩增多到十六位菩薩

在大乘佛法的開展中，賢護等八大菩薩成為「賢護之等十六正士」⁹⁹，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菩薩瓔珞經》，《華手經》，《寶雨經》，《觀察諸法行經》，《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無量壽如來會〉，〈淨信童女會〉，〈賢護長者會〉。¹⁰⁰
從八菩薩而為十六菩薩，暗示了經典集出的先後，在家菩薩的日漸增多。¹⁰¹

(c) 結

賢護等八大菩薩，依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都是中印度六大城人¹⁰²。大乘經中傳說極盛，每說賢護菩薩等護持佛法；原始的八人說，應有多少事實成分的（不一定是八位，八與十六，都是佛教的成數）！

(B) 依《般若》與《華嚴》中兩大求法故事，顯在家菩薩弘法之實

《般若經》與《華嚴經》的求法故事，都有在家菩薩持法宏法的形跡。

a、北方：「中品般若」——在家菩薩曇無竭為眾說法

- ◎《般若經》中，薩陀波崙（Sadāprarudita）是現在大雷音佛所的他方菩薩。¹⁰³從前，薩陀波崙以在家身，勤求佛法。那時，為薩陀波崙說法的，是曇無竭（法涌）菩薩。曇無竭（Dharmôdgata）是眾香城（Gandhāra）的城主，在高臺上，供養「黃金牒¹⁰⁴書」的般若波羅蜜；又為大眾說般若波羅蜜¹⁰⁵。
 - ◎「下品般若」說書寫經卷與供養經卷的功德¹⁰⁶；曇無竭菩薩的「黃金牒書」，作種種供養，可見書寫經卷與供養的風氣，非常的隆盛！
- ※這雖然傳說是過去事，但應該反應了「中品般若」末期，「般若法門」在北方（眾香

⁹⁹ [原書 p. 1284 註 82] 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a）。

¹⁰⁰ 按：《大寶積經》〈護國菩薩會〉、〈無盡慧菩薩會〉及〈寶髻菩薩會〉亦有類似的經文，但〈賢護長者會〉並未出現「十六正士」、「十六菩薩」或類似的經文。

《大寶積經》卷 80〈護國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457 b16-18）：「文殊師利等六十不思議菩薩，賢護等十六菩薩，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五千人俱。」

《大寶積經》卷 115〈無盡慧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648 a18-19）：「復有十六在家菩薩，跋陀婆羅而為上首。」

《大寶積經》卷 117〈寶髻菩薩會〉（大正 11，657 b13）：「十六正士溥首之等。」

¹⁰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，pp. 849-850。

¹⁰² [原書 p. 1284 註 83]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3，903a）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，p. 849：「這八位菩薩，是釋尊的遊化地區，恆河流域的在家菩薩。」

¹⁰³ 《大智度論》卷 96〈88 薩陀波崙品〉（大正 25，732 a2-5）：

「大雷音佛」者，應如大龍王將欲降雨，震大雷音，烏雀小虫，悉皆怖畏。是佛初轉法輪時，十方眾生皆發心，外道邪見皆恐怖懾伏；是故天人眾生，稱佛為「大雷音」；是佛今現在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 100〈89 曇無竭品〉（大正 25，753 c11-14）：

薩陀波崙從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供養諸佛，度脫眾生，集無量功德；譬如豪貴長者，從一會至一會，乃至今在大雷音佛所，淨修梵行。

¹⁰⁴ 牒：3.泛指書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 1048）

¹⁰⁵ [原書 p. 1284 註 84]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7（大正 8，416a-421b）。

¹⁰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章，p. 702：

讀、誦、書寫等，在「下品般若」中，是初學的方便誘導，而在「中品般若」中，「是般若波羅蜜，若聽、受持、親近、讀、誦、為他說、正憶念，不離薩婆若心。」

城就是犍陀羅)宏傳，有在家菩薩法師的那個事實。¹⁰⁷

b、南方：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中善財所參訪者多為在家菩薩

- ◎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，敘述善財(Sudhana)童子向南方¹⁰⁸求法的歷程。首先參訪三位比丘，代表了三寶，以下多數是在家的善知識。
- ◎〈入法界品〉受到菩薩「本生」的影響，是菩薩本生的大乘化。¹⁰⁹傳說的釋尊「本生」，在修菩薩道時，多數是在家身。
- ◎還有，大菩薩的方便善巧，在人間，是以不同身分、不同職業，遍一切階層而從事佛法的化導。
- ※〈入法界品〉的善知識，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，充滿了理想的成分。多數是在家菩薩的化導，不可能符合實際。不過這一理想，會多少反應現實的佛教，至少，在家菩薩（並不一切都是家家的）的宏傳佛法，在南印度是曾經存在的。

c、略明兩大求法傳說約集成於初期大乘後期

《般若》與《華嚴》的兩大求法傳說，約集成於西元一五〇年前後。

(3) 結成 (p.1274)

上來詳細的檢討了初期大乘經，可以肯定的說：初期大乘的傳宏者，多數是比丘，也有少數的在家人。

二、論究通於在家、出家的「法師」 (pp. 1274-1278)

現在要進一步論究的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「法師」。

(一) 平川彰之見 (p. 1274)

- ◎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(大正8, 443c)說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說法時，得功德不可復計」！說法的「法師」，是善男子、善女

¹⁰⁷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〈30 三歎品〉(大正8, 280 a8-11)：「若菩薩摩訶薩、若比丘、若比丘尼、若優婆塞、若優婆夷、若諸天子、若諸天女，是[※]般若波羅蜜，若聽受持親近讀誦、為他說正憶念、不離薩婆若心。」[※](於)+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¹⁰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17-218：

〈入法界品〉的「福城」，為善財發心參學的出發處，推定為現在的 Bhadraka。從善財南參的路程來看，也可以確信無疑。一、善財先(西南向)到勝樂國 Rāmāvarānta 妙峰山，應即今 Mahānadi River 南岸的 Rampur。二、再(東南向)到海門國 Sāgaramukha，雖不能確指，依經中「觀海」及此下行程，應在今 Chatka 湖以南的海邊。三、到(西南向)楞伽道頭 Lamkāpatha，這是向錫蘭去的海口。Fergusson 氏推定羯[食+麥]伽的都城，為今 Kalīnganagara，這與楞伽道頭的原語一致，僅略去首音而已。四、(向西南)到達里鼻茶國(Dramīdapattana)的自在城 Vajrapura。達里鼻茶即《西域記》的達羅毘茶國，即沿 Palar 河兩岸地方。五、向(西)南到住林聚落 Vanavāsin。這是有名的婆那婆私，阿育王曾派傳教師去傳教。婆那婆私的所在地，學者議論不一。依〈入法界品〉來看，在達里鼻茶之南，應在今 Mysore 南部。六、到了閻浮提畔 Jambudvīpaśīrṣa 的摩利伽羅國 Milasphraṇa，這是到了印度南端，《西域記》所說的摩羅矩吒。

¹⁰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87：

唐譯〈入法界品〉，說到「華藏莊嚴世界海」，「一切世界海，一切世界種」，已接觸到《華嚴》前二品的內容。在說一切有部中，善財是釋尊的「本生」事跡；〈入法界品〉就以善財窮追不捨的精神，作為求法無厭，無限精進的菩薩典型。

人。

- ◎《放光般若經》與此文相當的，也說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，若月十四日、十五日說般若波羅蜜時，……所得功德不可復計」¹¹⁰。
- ◎《法華經》〈法師品〉¹¹¹也說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法華經乃至一句，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種種供養」¹¹²。
- 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一般解說為在家的善信，所以宏傳大乘的「法師」，或以為在家人多；或以為大乘出於在家人。¹¹³

（二）印順導師之評論（pp. 1274–1275）

- ◎然「原始般若」，出於阿蘭若行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¹¹⁴。
- ◎《阿闍佛國經》，阿闍菩薩立願，「世世作沙門」；提到了說法的「法師比丘」¹¹⁵。
- ◎《阿彌陀經》，最上第一輩的往生者，是「沙門」¹¹⁶。
- ◎支讖譯的《阿闍世王經》，說到「明經比丘」；異譯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，作「有一比丘而為法師」¹¹⁷，
- ※從初期大乘而譯出較早的來看，說傳宏者以在家為多，或出於在家人，是難以想像的。

（三）印順導師的論究（pp. 1275–1278）

I、「法師」一詞的由來與演化（pp. 1275–1277）

（1）由來——與唄匿者有關（p. 1275）

A、「法師」一詞之源語

「法師」是漢譯，原語為 dharmabhaṇaka。bhaṇaka，律典中譯為「唄」、「唄匿」，是比丘的一類。

B、中國「唄匿」之分化

上面曾說到：「唄匿」是與音聲有關的，傳到中國來，分化為[：]

- (1) 讀誦經典的「轉讀」，
- (2) 歌讚三寶的「梵唄」，
- (3) 宣說佛法的「唱導」。

¹¹⁰ [原書 p. 1285 註 85]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9（大正 8，67b）。

¹¹¹ 即〈法師功德品〉dharma-bhāṇaka-anuśamsāparivartaḥ。

¹¹² [原書 p. 1285 註 86]《妙法蓮華經》中，類似的文句很多，引文出卷 4（大正 9，30c）。

¹¹³ 平川彰著作集，第 3 卷《初期大乘佛の研究》（I），第三章〈初期大乘佛教的菩薩思想〉，第五節「善男子善女人」，pp. 356–375；舊版 pp. 243–262；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p. 245–259：

「善男子」，《阿含經》的本義，與我國的「世家子」相近。在佛教的發展中，轉化為信受佛法者的通稱。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善男信女。在部派佛教中，大眾部 Mahāsāṃghika 與法藏部 Dharmaguptaka，稱發願受具足戒者為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。

¹¹⁴ [原書 p. 1285 註 87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7c–538b）。

¹¹⁵ [原書 p. 1285 註 88]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752b）；又卷下（大正 11，761b）。

¹¹⁶ [原書 p. 1285 註 89]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309c）。

¹¹⁷ [原書 p. 1285 註 90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4a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412b）。

讀誦，歌頌，（唱導）說法，都是「唄匿」。¹¹⁸

C、部派與大乘佛法中的「法師」與「唄匿」有關

(A) 部派

a、銅鑠部

南傳《彌蘭王問經》，佛法中有種種不同的比丘，如「說法師，……本生誦者，長部誦者，中部誦者，相應部誦者，增支部誦者，小部誦者」¹¹⁹。

※「誦者」，就是 bhaṇaka（唄匿）。

b、法藏部

「唄匿」也可以說法，如《四分律》容許「歌咏聲說法」¹²⁰。但「唄匿」的說法，與純正的「說法師」（dharmakathika）不同，如中國講經的「法師」，與連唱帶說的「俗講」不同。

※在部派佛教的比丘中，有「唄匿」一類，讀誦、歌頌或說法（有不許以歌咏音說法的）。

(B) 大乘

唄匿比丘，在大乘法中就是「法師」——法的唄匿者，「法師」是從「唄匿比丘」演化而來的。

(2) 演化——依《般若經》探究 (pp. 1275–1277)

A、「法師」通於在家、出家，為《般若經》的通俗化

《般若經》說「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」，這是《般若經》的通俗化。¹²¹

(A)「般若法門」的持宏有深淺兩類型

a、深：「原始般若」深悟難解

「原始般若」是智證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，一般人是難以信受持行的。¹²²如「下品般若」〈初品〉，主要是「原始般若」。

b、淺：「下品般若」中淺易方便修學的提出

〈釋提桓因品第2〉，勸大眾發菩提心，修學般若。但一般聽眾，覺得「須菩提所說所論，難可得解」；「須菩提欲令此義易解，而轉深妙」¹²³。於是〈塔品第3〉到〈佐助品第6〉，提出了淺易可學的方便：

(a) 說般若的功德，誘導聽眾修學

一方面，說般若的現世功德，後世功德，以誘導激發聽眾的信仰與追求。

(b) 以十法行為修學般若的方便

一方面，以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、（將經卷）施（與）他，正憶念、

¹¹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四章，pp. 224–229。

¹¹⁹ [原書 p. 1285 註 91]《彌蘭王問經》（南傳 59 下，203）。

¹²⁰ [原書 p. 1285 註 92]《四分律》卷 35（大正 22，817a）。

¹²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14：

佛弟子——善男子、善女人們，讀、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大乘經的，稱為「法師」dharma-bhāṇaka——法唄匿，這是甚深經法的通俗化，「唄匿者」是以音聲作佛事的。讀、誦、書寫的功德，更有種種的現生利益，那是適應世俗，類似一般低級的神教了！

¹²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章，pp. 627–628。

¹²³ [原書 p. 1285 註 93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40b、c）。

如說行，為修學般若的方便，也就是聞、思（憶念）、修的方便。

◎當時，經典的書寫流行，所以有的寫經，供養經典，將經典布施他人；

◎而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正憶念、如說行，是《阿含經》¹²⁴以來固有的方便。

※正憶念，如說行，是初學者所不容易修學的，所以「般若法門」的通俗化導，聽聞而外，重視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（為他說）、書寫、供養了。

(c) 影響

受「般若法門」影響的《法華經》，也說受持、讀、誦等，被稱為「五種（或說「六種法師」¹²⁵。

(B) 小結

所以「般若法門」的持宏，有淺深二層：

◎淺的重於聞——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、施他，主要是一般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
◎深的重於思、修——思惟、習、相應、安住、入，經中多稱之為菩薩。

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一般人而引使趣向菩薩道的。

B、從「般若法門」的攝化情況考論「法師」身份的演化

「般若法門」的攝化，

◎以善妙的音聲來讀誦，讓大眾聽（中國稱為「轉讀」）；

◎或以妙音說法（中國稱為「唱導」）；

◎或書寫經卷供養。

◎讚誦、說法、書寫者，稱為「法師」——法的唄匿者。「唄匿」本是比丘的一類，所以「法師」而通於在家、出家，應該是從比丘「法師」而演化到在家的。¹²⁶

(A) 法門初傳：僅有少數的菩薩比丘

「般若法門」初傳，除少數的深忍悟入外，在固有的部派教團中，即使相當同情，也不容易立刻改變，所以大乘初興，菩薩比丘是少數，在僧團中沒有力量，每每受到擯斥，這是大乘經所明白說到的。

(B) 通俗弘化：傑出優越的在家信眾成為協助弘化的「法師」

◎般若太深，而固有教團中又不容易開展，所以般若行者，在六齋日，展開通俗的一般教化，攝化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
◎對於讀、誦、解說——攝化一般信眾的「法師」，由於菩薩比丘還少，信心懇篤，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就出來協助而成為「法師」¹²⁷。在家眾中，也

¹²⁴ 《中阿含經》卷 21〈2 長壽王品〉（大正 1，562 a19–566 a1）。

¹²⁵ 隋·智顛說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卷 8（大正 34，107c26–29）：「五種法師：一、受持，二、讀，三、誦，四、解說，五、書寫。《大論》明六種法師：⁽¹⁾ 信力故受，⁽²⁾ 念力故持，⁽³⁾ 看文為讀，⁽⁴⁾ 不忘為誦，⁽⁵⁾ 宣傳為說，⁽⁶⁾ 聖人經書難解須解釋。」

※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6〈19 法師功德品〉（大正 9，47 c23–48 b15）。

¹²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一章，p. 15；第四章，pp. 228–229。

¹²⁷ [原書 p. 1285 註 94]以音聲為佛事的「轉讀」（也可以自己轉讀）、「唱導」，在中國晉、宋間，也是在六齋日進行的。如《高僧傳》卷 13 說：「若乃八關長夕，中宵之後，四眾低昂，睡蛇交至。（智）宗則昇座一轉，梵響干雲。」「慧遠道業貞華，風才秀發！每至齋集，輒自昇高座，躬為（唱）導（之）首」（大正 50，414a、417c）。

可能有傑出優越的「法師」。

(C) 法門廣布：菩薩比丘增多，在家菩薩又成為信眾

信受「般若法門」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多了，影響固有教團，等到「菩薩比丘」，「菩薩比丘法師」多起來；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終於又成為大乘佛教的信眾（如婆汰私婆迷、勝軍論師那樣的在家菩薩，到底是絕少數）。

2、法師通於在家、出家，非重於在家 (pp. 1277-1278)

(1)「般若法門」——以出家為重 (p. 1277)

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「法師」的「般若法門」，是一般的攝化，不能說「般若法門」是重於在家的。

A、從「不退轉菩薩」顯示菩薩道的修持，以出家為重，對淫欲深切厭患

◎經說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時，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而深一層說到阿鞞跋致（不退轉）菩薩，明顯的有出家菩薩。

◎經說阿鞞跋致相，多數可通於在家、出家，但說到「在家（不退）菩薩」，對淫欲有深切的厭患情緒¹²⁸；這是傾向出家的，與《法鏡經》、〈淨行品〉一樣。

B、讚歎「阿蘭若」與「(近)聚落住」兩類修持遠離行的出家菩薩

惡魔說菩薩「有頭陀功德」¹²⁹。惡魔「見菩薩有遠離行」，讚歎他，於「是菩薩從遠離所，來至聚落，見餘比丘求佛道者，心性和柔，便生輕慢」¹³⁰：這是求菩薩道的，有阿蘭若住與（近）聚落住比丘的明證。

C、結成

在論阿鞞跋致菩薩時，

◎簡別了不退的在家菩薩，是厭患情欲的（與郁伽長者相同），

◎並明確說到了阿蘭若住與聚落住的菩薩比丘，表示了精勤修持的菩薩，是以出家為重的。

(2) 其他大乘法門 (pp. 1277-1278)

A、「般若法門」所倡的讀、誦等，為大乘法門所廣用

以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，為攝化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方便，「般若法門」所倡導的，為多數大乘法門所採用。

B、舉證

(A)《阿闍佛國經》

如《阿闍佛國經》，重於出家的菩薩。末後說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諷誦阿闍佛德號法經，聞已即持諷誦，願生阿闍佛刹」；並說到處去求訪，書寫。「其有受是德號法經，當持諷誦，復出家學道離罪」¹³¹。從在家受持諷誦，到出家修道，是修學的過程。

¹²⁸ [原書 p. 1285 註 95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6（大正 8，565a）。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6（大正 8，455b）。

¹²⁹ [原書 p. 1285 註 96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7（大正 8，570b）。

¹³⁰ [原書 p. 1285 註 97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7（大正 8，570c-571a）。

¹³¹ [原書 p. 1286 註 98]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763a-763c）。

(B)《阿闍世王經》

又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「若男子、女人，……其有諷誦、讀阿闍世品者、若恭（敬）、若（承）事、若諷誦、為一切（人）說。」¹³²

(C)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

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說：「不如男子、女人，奉行菩薩事，而晝夜各三諷誦、讀，若為人說是法中事，其德出彼上。」¹³³

(D)《維摩詰經》

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是賢者子、賢者女，受此不思議門所說法要，奉持、說者，福多於彼」。「若賢者子（賢者女）心入是輩經者，當令手得，恣所念取，若念受持如是輩經，傳示同學，廣說分明。」¹³⁴

(E)《首楞嚴三昧經》

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「若求佛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……聞是首楞嚴三昧，即能信受，心不退沒，不驚不畏，福勝於彼。……何況聞已受持、讀、誦，如說修行，為人解說！」¹³⁵

(3) 結成 (p. 1278)

- ◎早期傳譯的幾部經，對於發心、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等，都說到了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這一通俗的攝化信眾方式，似乎一直流傳下來。
- ◎現代中國佛教的「誦經」——為信眾誦，教信眾自己誦，也還是這一方法的演化而來呢！

¹³² [原書 p. 1286 註 99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5b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27a）。

¹³³ [原書 p. 1286 註 100]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366b）；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387c-388a）。

¹³⁴ [原書 p. 1286 註 101]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35c、536c）；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56a、557b）。

¹³⁵ [原書 p. 1286 註 102]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5b）。

第二項 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 (pp. 1286–1301)

一、概述「阿蘭若」與「塔寺」二類菩薩及其特質 (p. 1286)

(一) 傳統佛教

1、阿蘭若行者

「阿蘭若」是遠離塵囂的靜處，也有多數人共住的，但這裏指「獨住」、「遠離行」者，個人或少數人專精修行的。

2、塔寺住行者

「塔寺」，山林深處也有塔與寺院，但這裏指「聚落」或「近聚落住」的，多數人共住而又近在人間的。

(二) 大乘佛教

◎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(近)聚落比丘」，佛教界早已有之，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出家菩薩也就有了這二類，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那樣¹³⁶。

◎這二類，有不同的特性，阿蘭若菩薩重於修持；塔寺菩薩重在發揚大乘，攝化信眾。

二、大乘菩薩的類型 (pp. 1286–1298)

(一) 總說 (pp. 1286–1289)

1、修行因緣不同而有不同的菩薩類型 (pp. 1286–1287)

◎「大乘佛法」——求成佛道的菩薩，是多種因素的孕育成熟而開展出來的；開展出來的成佛之道，也就有了不同因素與傾向。

◎學菩薩成佛，是要圓滿一切功德的，但在學者，每因個性（界）不同，興趣（欲）不同，煩惱不同，所受的教化不同，而在菩薩行的進修上，有不同的類型。

2、「中品般若」所說四十四類菩薩 (p. 1287)

「中品般若」的〈往生品〉，可說將大乘經所說，綜合類比而敘述出來。¹³⁷

¹³⁶ (1) 《法鏡經》卷1 (大正 12, 19 a21–b8)：「未曾有開士在家為得道者，皆去家入山澤，以往山澤為得道，以譏家居者。……是以入廟者，當以觀視一切除饑之眾所施行……如其所施行，以隨效為之為行，不當轉相嫉。若於墟聚言有及廟，若於廟言及墟聚，是以當慎守言行，不當以廟中言說於墟聚，亦不當以墟聚言說於廟也。」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三章，pp. 1048–1049：

出家菩薩的住處，是阿蘭若處，但不是唯一的住處。「上面」曾說到：依住處而分，比丘有阿蘭若比丘，近聚落處（住）比丘，聚落（住）比丘——三類。這是部派佛教的比丘住處，出家菩薩的住處，也不外乎這三類。……「墟聚」，是聚落（村落、城邑）。……住阿蘭若的比丘，為了學經、問法，到寺廟來，可見本經的「廟」，不在阿蘭若處，也不在聚落，一定是近聚落處了。

¹³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682：

在〈往生品〉中，行般若波羅蜜相應的，舉他方、兜率天、人間——三處來，與「下品般若」〈相無相品〉所說相合。說到「與般若波羅蜜相應，從此間終，當生何處」時，廣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，共四十四類。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〈4 往生品〉（大正 8, 225 a27–229 b15）。

3、龍樹論中所述大乘菩薩的類型 (pp. 1287-1289)

龍樹 (Nāgārjuna) 論中，說到菩薩的不同種類，正寫出了西元二世紀，大乘菩薩的不同類型。

(1) 悲行與智慧行

一、《大智度論》卷 40 (大正 25, 350a) 說：

「菩薩以種種門入佛道，或從悲門；或從精進智慧門入佛道，是菩薩行精進智慧門，不行悲心。」

悲與智，應該是菩薩行所不可缺的，但在實行上，

(1) 有重悲的，多多利益眾生；

(2) 有的智慧精進，暫且不行悲心：

※這是悲行與智慧行二類。

(2) 信行 (易行道) 與悲行 (難行道)

二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5 (大正 26, 41b) 說：

「佛法有無量門，如世間道有難有易，陸道步行則苦，水道乘船則樂。菩薩道亦是，或有勤行精進 (的難行道)，或有以信方便易行，疾至阿惟越致。」

※菩薩修到不退轉，有二道，難行是菩薩常道，易行是菩薩方便道。易行道是：「念佛」(菩薩)——稱名憶念，恭敬禮拜，及「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」。¹³⁸

◎《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有二種：一者、有慈悲心，多為眾生；二者、多集諸佛功德樂多集諸佛功德者，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」¹³⁹。

※《智度論》所說的二種，大體上與易行道、難行道相同，是信與悲的二類。

(3) 重修禪與重聞思

三、《大智度論》卷 42 (大正 25, 366c-367a) 說：

「有二種菩薩：一者習禪定，二者學讀。坐禪者生神通，學讀者知分別文字，……如是等種種字門¹⁴⁰。」

◎《智論》在別處也說：「一者坐禪，二者誦經」¹⁴¹。

※這是重修禪與重聞思的二類。

(1) 重於修禪的，得種種三昧門；

(2) 重於學讀的，從文字而入，得種種陀羅尼門。

¹³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學佛三要》，pp. 91-92：

從發起正信而修學成就，是正信的最初修學，這又有兩類的進修法：一、正常道的修習信心：正信 (正信必有正願)，聲聞法中是「出離心」，大乘法中是「菩提心」。……二、方便道的修習信心：這是信增上菩薩的修學法。……龍樹說：這是以信 (願) 精進為門而入佛法的，也就是樂集佛功德，而往生淨土的易行道。說得最圓滿的，要算《普賢行願品》的十大行願。這因為佛是無上菩提的圓滿實證者，所以將信願集中於佛寶而修。

¹³⁹ [原書 p. 1298 註 1] 《大智度論》卷 38 (大正 25, 342b)。

¹⁴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 133：

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之字門陀羅尼，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。大眾部「苦言能助」，開音聲佛事之始。至字門陀羅尼，則藉字母之含義，聞聲思義，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。如「阿」字是「無」義，「不」義，聞唱阿字，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……。

¹⁴¹ [原書 p. 1298 註 2] 《大智度論》卷 41 (大正 25, 358b)。

◎「般若法門」重於聞思（修）慧，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一再的說：「是菩薩但分別諸經，誦讀、憶念思惟、分別諸法以求佛道。以是智慧光明，自利益亦能利益眾生」；「菩薩先世來愛樂智慧，學一切經書，觀察思惟，聽採諸法，自以智力推求一切法中實相」¹⁴²。

※專重智慧的菩薩，是「般若法門」開展以來的主流。

(4) 信行與智行

四、《大智度論》卷 58（大正 25，472c）說：

「是般若有種種門入：若聞持（讀、誦、解說）乃至正憶念者，智慧精進門入。書寫、供養者，信及精進門入。」

◎《智論》在別處說：「信根多者，喜供養（佛）舍利（塔）；慧根多者，好讀誦經法」¹⁴³：

※這也是信與智的二類。

(5) 結說

◎將上面所說的綜合起來，不出三大類：

一、悲增上菩薩；

二、信增上菩薩——念佛生佛國，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、迴向，寫經、供養，供養舍利；

三、智增上菩薩——聞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憶念，字門。

◎信增上的念佛，深入的修習念佛三昧；

◎智增上的深入，是（與定相應名）修習、相應、安住、契入，也就是「諸法無受三昧」，或「慧印三昧」、「寶住三昧」¹⁴⁴等。

※這三類菩薩行人，出家的都不出「阿蘭若住」與「塔寺住」的兩大類。

(二) 別明 (pp. 1289-1298)

1、「悲增上」菩薩比丘為化導人間者乃寺塔住之類而於現實人間未得開展 (pp. 1289-1290)

(1) 依悲增上菩薩的特行，顯其弘教者乃寺塔住之類

A、引證說明

(A)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：悲增上菩薩住於寺塔

◎悲增上的出家菩薩，如《華嚴經》〈淨行品〉說。菩薩的出家生活，隨時隨處都在「當願眾生」，為一切眾生而發願，表現了出家菩薩的悲願。

※在出家的生活中，受和上的教誨，「觀塔」、「禮塔」、「旋繞於塔」¹⁴⁵，是寺塔住的菩薩比丘生活。

¹⁴² [原書 p. 1298 註 3]《大智度論》卷 39（大正 25，345a-b、346c）。

¹⁴³ [原書 p. 1298 註 4]《大智度論》卷 57（大正 25，465c）。

¹⁴⁴ 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372 c7-373 b11）：「吾今當說如是菩薩寶住三昧。善哉世尊，願樂欲聞，受教而聽。佛告大樹緊那羅王，若有菩薩欲令佛寶種性不斷，法寶種性、僧寶種性不斷絕者，修集起生八十種寶。何等八十？不忘一切智寶之心、不捨離於志意寶心。……離一切行寶心……正觀法位寶心……集助一切菩提法寶心……如是緊那羅王，若有修集如是等法，善修、好修、正住、獲得、如說修行，是名菩薩寶住三昧。」

¹⁴⁵ [原書 p. 1298 註 5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4（大正 10，70a-72a）。

(B)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：悲增上菩薩多在人間

典型的悲增上菩薩，是釋尊的菩薩本生，為了利益眾生，不惜犧牲（施捨）一切。

◎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說：「我（釋尊自稱）於往昔修菩薩行時，常樂攝取眾生，莊嚴眾生；」我以十法（能捨一切）得證菩提」。經上並舉見一切義太子本生，妙花太子本生，月光王本生¹⁴⁶。

◎釋尊的悲願，如《大寶積經》卷 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 11，631b）說：

「我於往昔行菩薩道，作如是言：願我當於五濁惡世，貪瞋垢重諸惡眾生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師長，乃至眷屬不相和睦，我於爾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……我於今者，以本願力，為如是等諸惡眾生，起大悲心而為說法。」¹⁴⁷

※從釋尊的本生來說，悲增上菩薩多數是在人間的。

(C)《大智度論》：悲增上菩薩在人間利益眾生

《大智度論》解經「有菩薩……以方便力不隨禪生，還生欲界——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，居士大家，成就眾生故」¹⁴⁸說：「是菩薩，是業因緣生身¹⁴⁹（非法身）。……以大慈大悲心，憐愍眾生故生此欲界。……生剎利，為有勢力；生婆羅門家，為有智慧；生居士家，為大富故：能利益眾生」¹⁵⁰。

B、結說

◎悲增上菩薩，是「人間勝於天上」，願意生在人間的。菩薩多數是人間的導首，以權力、智慧、財富，利益苦難的（人間）眾生。

到成佛，（菩薩時也）不願意在淨土，而願在五濁惡世度眾生。

不願生天而在人間，不願在淨土而願在穢惡世界，徹底表現了悲增上菩薩的形相！

◎由於「出家菩薩守護戒故，不畜財物」；「出家人多應法施」¹⁵¹。所以印度的出家菩薩，悲心增上的，初行如〈淨行品〉的發願，久行就以佛法化導人間，是塔寺住的菩薩比

¹⁴⁶ [原書 p. 1298 註 6]《大寶積經》卷 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 11，629c-631b）：「我以十法得證菩提。云何為十？一者、能施所愛之物。二者、能施所愛之妻。三者、能施所愛之子。四者、能施所愛之頭。五者、能施所愛之眼。六者、能施所愛王位。七者、能施所愛珍寶。八者、能施所愛血肉。九者、能施所愛骨髓。十者、能施所愛支分。是名為十。……復有十法能證菩提。云何為十？一者、獲戒功德。二者、成就忍力。三者、發起精進。四者、得諸禪定。五者、有大智慧。六者、於諸眾生常不捨離。七者、於諸眾生起平等心。八者、於諸空法而常修習。九者、善能成就真實空性。十者、善能成就無相無願。是名為十……。」

¹⁴⁷ [原書 p. 1299 註 7]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（大正 12，189a）。按：正文中引用的經文實乃《大寶積經》卷 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 11，631 b21-29）；而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相對應處，參見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189 a6-17）：「佛語賢者阿難：『我本求菩薩道時，欲護一切悉令得淨，處於五濁婬怒癡中，樂在生死。所以者何？是諸人民多為非法，以非為是，奉行邪道轉相賊害，不孝父母心常念惡，惡意向兄弟妻息眷屬及他人，輕易師和上，常犯男子垢濁轉相食噉，願處是時世於中為佛。……我以大哀普念一切，為此輩人講說經法。』」

¹⁴⁸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〈往生品〉（大正 8，225b21-c3）。

¹⁴⁹ 《大智度論》卷 80〈68 六度相攝品〉（大正 25，624 c19-21）：「有人言：『煩惱業因緣生身。是菩薩於無量劫，為眾生修集慈心故，雖有割截，不生瞋心。』」

¹⁵⁰ [原書 p. 1299 註 8]《大智度論》卷 38（大正 25，339c-340a）。

¹⁵¹ [原書 p. 1299 註 9]《大智度論》卷 29（大正 25，271b）。

丘。

(2) 悲行菩薩於現實人間不受重視，而存於天上、信仰、理想中〔法身大士〕

◎「大乘佛法」，重視菩薩的悲心，然在印度佛教界，不脫原始佛教以來，「信行人」，「法（重智的）行人」的兩大分類，所以大乘信行與智行的法門，得到充分的開展，而現實人間——「業因緣所生身」的悲增上行，不受重視。

◎願生天上而有菩薩的「十王大業」¹⁵²，願遊行清淨佛國去成就眾生，使悲心離開了現實的人間。

◎「大乘佛法」說大悲救濟，如《法華經》〈普門品〉，觀世音（Avalokiteśvara）菩薩能解脫一切眾生所受的苦惱¹⁵³。

◎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，也說觀世音菩薩，「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」¹⁵⁴。

※大菩薩的大悲救濟，是偉大的！但法身大士的隨類現身，隨感而應，類似神力的救濟。這是存在於信仰中的，不是印度人間菩薩的悲行。

2、依「信增上」菩薩的特色與持修，顯修持者以寺塔住出家菩薩為主（pp. 1290–1296）

(1) 總說「信佛（與大菩薩）」及「信法」

信增上菩薩，是初期大乘經的一大流。

大乘的興起，信心是重要的因素，所以淺深共通的信增上大乘，發展得極普遍。

◎說到信，根本是信三寶，但信佛是最一般的。

◎在初期大乘經中，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菩薩僧。

◎佛的圓滿功德，每依法身大士而表示出來，所以說：「果分不可說，因分可說」；佛與大菩薩，只是程度的不等而已。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說「易行道」，先說「應當念是

¹⁵² (1)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卷 23–27：

十地菩薩位階	所居王位	行業〔詳見下列出處之文〕
〔初地〕歡喜地	多作閻浮提王	卷 23 (大正 9, 547b4–23)
〔二地〕離垢地	多作轉輪聖王	卷 24 (大正 9, 550a21–b9)
〔三地〕明地	多作釋提桓因	卷 24 (大正 9, 552 b25–c5)
〔四地〕焰地	多作須夜摩天王	卷 24 (大正 9, 554b20–28)
〔五地〕難勝地	多作兜率陀天王	卷 25 (大正 9, 556c21–29)
〔六地〕現前地	多作善化自在天王	卷 25 (大正 9, 559c11–20)
〔七地〕遠行地	多作他化自在天王	卷 25 (大正 9, 562c16–25)
〔八地〕無動地	多作大梵天王，主大千世界	卷 26 (大正 9, 566b5–16)
〔九地〕善慧地	多作大梵王，典領三千大千世界	卷 26 (大正 9, 569c21–570a4)
〔十地〕法雲地	多作摩醯首羅天王	卷 27 (大正 9, 574b21–c25)

另參見：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上〈菩薩行品〉（大正 8, 837a5–b3）。

(2) 按：印順導師於其他著作——《佛在人間》(p. 126)、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. 74、p. 138；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 437 等所提及的「十王大業」，多為「十善以上、地前的菩薩」，現「政治領導者的地位」，「修十善行」，化導人間——這與本文「願生天上而有菩薩的十王大業」之說法不同。

¹⁵³ [原書 p. 1299 註 10]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7 (大正 9, 56c 以下)。

¹⁵⁴ [原書 p. 1299 註 11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 (大正 10, 366c–367b)。

十方諸佛，稱其名號」，又說「復應憶念諸大菩薩」¹⁵⁵。

※這樣，大乘的信，不外乎信佛（與大菩薩）、信法。

(2) 別明—信佛的對象

◎信佛的，是禮拜佛，讚歎佛，供養佛，憶念佛。

◎自佛涅槃以來，佛是見不到了；即使有十方佛，在一般人也是不現見的。為了滿足信心，所以佛舍利塔，佛像，或勝解所成的佛像，成為信佛的對象。

A、佛塔

佛涅槃後，為佛舍利造塔，風氣日漸普遍，這是部派佛教所共同的，大乘佛教照舊延續下來，不過說得更高大，更眾多，更莊嚴些。

B、佛塔、法（身）塔¹⁵⁶

(A)「下品般若」〈塔品〉，取經而不取塔

「下品般若」〈塔品〉，在佛舍利塔與《般若經》中，取《般若經》而不取舍利塔，那是特重正法（重智）的大乘，所以取經而不取塔，並沒有否定舍利塔的功德。

(B)《法華經》與《阿闍世王經》皆是重法的大乘經

a、《法華經》以「法塔」，作為信敬的對象

◎《法華經》說：「若於曠野中，積土成佛廟，乃至童子戲，聚沙為佛塔，如是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」。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」¹⁵⁷——這是推重塔的。

◎多寶佛塔涌現在虛空中，佛塔所表徵的，是「正（妙）法常住」，「佛（法身）壽無量」。重佛也就重塔，但並不是化身的佛舍利，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在在處處，若說、若讀、若誦、若書、若經卷所住處，皆應起七寶塔，極令高廣嚴飾，不須復安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來全身」¹⁵⁸。

以「法塔」作「佛塔」，有塔的形象，作為信敬的對象。

※《法華經》重正法，重法身——法與佛不二，如以經卷與化身舍利塔相比，大概也是取經而不取塔的。

b、《阿闍世王經》，為法身菩薩造塔、重持經

◎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在菩薩得無生忍、授記的地方造塔，「如舍利無異」，福德比「滿中七寶，上至三十三天，持施與佛」更大。

◎持《阿闍世王經》的，比百劫中行布施……智慧（事六度）的功德更大¹⁵⁹。

※這也是說造塔（為法身菩薩造）、持經，維持舊有的造塔，而不用佛舍利，與《法華經》的意義一樣。

c、結

《法華經》與《阿闍世王經》，都是重「法」的大乘經。

¹⁵⁵ [原書 p. 1299 註 12] 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5（大正 26，44c）。

¹⁵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二章，p. 79。

¹⁵⁷ [原書 p. 1299 註 13]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1（大正 9，8c、9a）。

¹⁵⁸ [原書 p. 1299 註 14]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4（大正 9，31b）。

¹⁵⁹ [原書 p. 1299 註 15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5a-b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27a-b）。

C、佛塔、佛像

◎佛涅槃後，造佛（舍利）塔，是佛教固有的，而大乘佛教也流傳下來。

《智度論》說：「信根多者，憙供養舍利」¹⁶⁰。一般的說，塔與塔寺的佛教，多少是重於事相的，誘發一般人的信心。

◎大乘所特有的，是佛像。西元一世紀，佛像在佛教界流傳起來；佛塔與佛像，為大乘信者所重視。

(A) 造佛像供養的信仰為修道的方便

a、《須摩提菩薩經》

現在約佛像說，如《須摩提菩薩經》說：須摩提女發十問，說到「作佛形像」，「人見之常歡喜」。四種「滿軟妙華，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」，「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，立法王前」¹⁶¹。

b、《離垢施女經》

《離垢施女經》中，離垢施女十八問，佛答有：「作佛形像坐蓮華上。又以青紅黃白（四種）蓮華，搗末如塵，具足擎行，供養如來，若散塔寺，……則得化生尊尊前」¹⁶²。

c、《淨信童女會》

《淨信童女會》中，佛答淨信童女種種問，說到「造立佛像置蓮華座。……黃金嚴佛像，坐寶蓮華座，除眾生憂惱，化生諸佛前」¹⁶³。

※《淨信童女會》是唐代譯出的，然意義與上二經相同。

d、《超日明三昧經》

《超日明三昧經》，佛告見正居士說：「有四事常不離佛」¹⁶⁴，第一事是「常念如來，立佛形像」¹⁶⁵。佛又為解法長者，說種種供佛所得的不同功德，末後說：「我滅度後，其有供養形像、舍利，德皆如是，稍稍順法，因斯得度無為之道」¹⁶⁶。

※從這幾部經所說看來，當時造佛像供養的希望，是蓮華化生，生在佛前，也就是往生十方淨土，見佛聞法。「稍稍順法，因斯得度無為之道」，可見造像的功德，是漸漸的隨順正法，趣向佛道的方便。

e、《華嚴經》

◎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見有臨終勸念佛，又示尊像令瞻敬，俾於佛所深歸仰」；「令隨憶念

¹⁶⁰ [原書 p. 1299 註 16] 《大智度論》卷 57（大正 25，465c）。

¹⁶¹ [原書 p. 1299 註 17] 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76c）。

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76 c22-29）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細搗紅蓮華青蓮華黃蓮華白蓮華，合此四種末之如塵，使滿軟妙華，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；二者、不令他人起恚意；三者、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；四者、得最正覺便歡喜住，是為四法。菩薩用是四事故，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。」

¹⁶² [原書 p. 1299 註 18] 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5a）。

¹⁶³ [原書 p. 1299 註 19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1《淨信童女會》（大正 11，625b-c）。

¹⁶⁴ 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536b12-15）：「有四事常不離佛，何謂四？⁽¹⁾常念如來立佛形像，⁽²⁾聞經深義則信奉行，⁽³⁾雖不見佛曉了本無，⁽⁴⁾知十方佛則一法身——是為四事不離諸佛。」

¹⁶⁵ [原書 p. 1299 註 20] 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536b）。

¹⁶⁶ [原書 p. 1299 註 21] 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545b）。

見如來，命終得生其淨國」¹⁶⁷，意義也是一樣的。

※見佛像、念佛而死後能夠見佛，不會墮落，正是〈淨信童女會〉「除眾生憂惱」的意思。

◎又說：「彼諸如來滅度已，供養舍利無厭足，悉以種種妙莊嚴，建立難思眾塔廟。造立無等最勝形，寶藏淨金為莊嚴，巍巍高大如山王，其數無量百千億」¹⁶⁸。

※這是「不壞迴向」所說，於佛不壞信所起的廣大供養。

◎〈入法界品〉寂靜音海夜神的本生說：「此妙眼女，於彼如來遺法之中，普賢菩薩勸其修補蓮華座上故壞佛像，既修補已而復彩畫，既彩畫已復寶莊嚴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¹⁶⁹。

f、《華手經》

《華手經》說：「菩薩若於四衢道中，多人觀處，起佛塔廟，造立形像，為作念佛功德因緣」¹⁷⁰。

※造佛像，念佛，是堅固對於佛的信心，成就發菩提心。

g、小結

初期大乘經所說的造像供養，主要是不退信心，往生淨土見佛，不再憂慮退墮。經上所說，都是為了誘導在家眾，向菩薩道而進修。

《法華經》也是佛塔與佛像並重¹⁷¹。

(B) 佛像與佛塔有相同的作用——神秘感應

塔寺的大乘佛教，塔寺住的菩薩比丘，是攝化一般信眾，「異方便」的推行者。佛像的尊重供養，也是舍利塔那樣的，引起了神奇感應的傳說。¹⁷²

a、《華手經》

如《華手經》說：「集堅實世尊，形像在諸塔，隨眾生所樂，微笑現光明。大光普照已，還入於本處。若入頂相中，自知受佛記；若光從口入，知受緣覺乘；光若從臍入，自知受聲聞；彼世尊形像，有是神通力！」¹⁷³

※佛像能放光，依光明的還入處，知道自己在佛法中的成就，這與佛的舍利，隨人所見的光色不定，而知自己的休咎¹⁷⁴一樣。

b、《無極寶三昧經》

《無極寶三昧經》說：「見佛像者為作禮，佛道威神豈在像中？雖不在像中，亦不離於像」¹⁷⁵；也確認佛像有感應的神德。

c、小結

攝化眾生，成就信心的「異方便」，對大乘佛教的開展，影響力極大，引起神秘的信仰

¹⁶⁷ [原書 p. 1300 註 22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5 (大正 10, 76b-c)。

¹⁶⁸ [原書 p. 1300 註 23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24 (大正 10, 128c-129a)。

¹⁶⁹ [原書 p. 1300 註 24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70 (大正 10, 382a)。

¹⁷⁰ [原書 p. 1300 註 25] 《華手經》卷 9 (大正 16, 193b)。

¹⁷¹ [原書 p. 1300 註 26]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1 (大正 9, 8c-9a)。

¹⁷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二章，pp. 77-78。

¹⁷³ [原書 p. 1300 註 27] 《華手經》卷 7 (大正 16, 186b)。

¹⁷⁴ 休咎：吉凶；善惡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一)》，p. 1171)

¹⁷⁵ [原書 p. 1300 註 28] 《無極寶三昧經》卷上 (大正 15, 512a)。

也極深！

(C) 佛像流行所引起的法門與持宏者

佛像，起初是安立在佛塔中的，如說：「或見塔中立佛像」；「形像在諸塔」¹⁷⁶。佛像與佛塔，都是象徵佛的，作為信仰的對象，佛像與佛塔的作用是相同的。

a、念佛三昧法門

佛像流行，引起念佛色相的觀行，出現了念佛三昧的法門。

(a)《般舟三昧經》

◎「般舟三昧」，通於念一切佛，而著重於念阿彌陀佛，在本書「淨土法門」中，已經說過了。¹⁷⁷

◎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3，906a）說：

「菩薩復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作佛形像，若作畫，用是三昧故。二者、用是三昧故，持好疋素¹⁷⁸，令人寫是三昧。三者、教自貢高人，內佛道中。四者、當護佛法。」¹⁷⁹

修般舟三昧而求速疾成就的，經說有四種四法；上文所引的，是第四種四法。「用是三昧故」——為了要修成這三昧，所以要造佛像或畫像，寫《般舟三昧經》。

◎般舟三昧是觀佛的三昧；造佛像，是為了諦觀佛像的相好。凡是觀佛相不成的，可以觀佛像的相，然後去修習。¹⁸⁰

◎如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說：「應當入塔，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，合掌啼泣，一心諦觀」¹⁸¹。

※依《般舟三昧經》，修般舟三昧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四眾的。比丘觀佛像的，是塔寺比丘（可以入塔觀佛）。¹⁸²

(b)《賢劫三昧經》：作像、寫經為修定的方便

《賢劫三昧經》說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這是一切佛所曾經修習的，經說賢劫千佛的名字。說到「疾速斯定」的四種四事，第四種四事是：「一曰：作佛形像坐蓮華上，若模畫壁、繒、[疊+毛]、布上，使端正好，令眾歡喜，由得道福。二曰：取是經卷，書著竹帛，若

¹⁷⁶ [原書 p. 1300 註 29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（大正 10，443b）；《華手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186b）。

¹⁷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，pp. 843-844。

¹⁷⁸ 素：1.白色生絹。2.古人用絹帛書寫，故亦以為書籍或信件的代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 729）

¹⁷⁹ [原書 p. 1300 註 30]《般舟三昧經》（大正 13，899c）；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卷 2（大正 13，877b-c）。

¹⁸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 255：「如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說：『觀白毫光，闇黑不現，應當入塔，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』」；『若坐不見（佛）眼，當入塔觀』；『若不見（佛耳）者，如前入塔，諦觀像耳，一日至十四日』；『若不能見胸相分明者，入塔觀之』。這樣的一再說到入塔觀像，那時的佛像，多數是供奉在佛塔中的。先以眼取佛像相好，然後到靜處去閉目憶念觀像；如不見，也就是不能明見像相，那末再到塔裏去觀佛像相。」

¹⁸¹ [原書 p. 1300 註 31]《觀佛三昧海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655b）。

¹⁸² 《佛說觀佛三昧海經》卷 2〈3 觀相品〉（大正 15，655 b20-23）：「若比丘犯不如罪，觀白毫光闇黑不現，應當入塔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，合掌啼泣一心諦觀，然後入僧說前罪事，此名減罪。」

長妙素，令其文字上下齊正」。三、誦習通利，四、為人說法¹⁸³。前二事，與《般舟三昧經》相合。

(c)《大寶積經》：於阿蘭若修，為重智的念佛三昧

◎元魏月婆首那所譯的〈摩訶迦葉會〉，說到釋尊的本生：「有一比丘，於白[疊+毛]上畫如來像，眾彩莊嚴」。大精進菩薩童子，見了佛像，發心出家。「持畫[疊+毛]像，入於深山寂靜無人禽獸之間，開現畫像，取草為坐，在畫像前結跏趺坐」。「觀此畫像，不異如來」（但名空寂，無二無別）。「以此智慧，悉見十方阿僧祇佛，聞佛說法」。然後回到村落中，為大眾說法¹⁸⁴。

※這也是念佛三昧，但是重智的，在阿蘭若修習。譯出的時代遲一些，與初期塔寺比丘所修，觀佛相好的三昧，略有不同。

b、「三品法門」

依佛塔、佛像——佛而稱名憶念，或觀想以外，信增上菩薩修懺悔、隨喜、勸請——「三品法門」，如本書「懺悔法門」，〈普賢行願品〉所說。¹⁸⁵

(a)「三品法門」的特徵

(a1) 依佛而修

這是依佛而修習的，所以說：「應於諸佛所，懺悔、勸請、隨喜迴向」¹⁸⁶。「菩薩禮佛有三品：一者、悔過品；二者、隨喜迴向品；三者、勸請諸佛品」¹⁸⁷。

(a2) 是重信的「易行道」，也是入「難行道」的前方便

這是重信的「易行道」，也是培養信心，引入重悲智的「難行道」的方便。

◎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說：「是菩薩以懺悔、勸請、隨喜迴向故，福力轉增，心調柔輒。……希有難事，亦能信受」。「福德力轉增，心亦益柔輒，即信佛功德，及菩薩大行」。「苦惱諸眾生，無是深淨法，於此生慙傷，而發深悲心」；隨悲心而起布施波羅蜜等¹⁸⁸。

(b) 修習者與塔寺的關連

龍樹的時代，這一法門是在家、出家所共修的。

(b1) 在家

◎《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法，晝三時、夜三時，常行三事」——懺悔、隨喜、勸請¹⁸⁹。日三時、夜三時——一天六次的修習，在家菩薩如有家室事業的，似乎不太可能！

◎《華手經》說：「菩薩若在居家，受持五戒，常日一食，依於塔廟，廣學多聞，通達諸論，亦應親近諸善知識善能教化是（念佛）三昧者」¹⁹⁰。

修近於出家戒行的在家菩薩，依寺院而住（在聲聞佛教中，是近住弟子），是可以一日六時修行的。

¹⁸³ [原書 p. 1300 註 32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6c-7a）。

¹⁸⁴ [原書 p. 1300 註 33]《大寶積經》卷 89〈摩訶迦葉會〉（大正 11，512c-514a）。

¹⁸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九章，pp. 570-576；第十三章，pp. 1133-1139。

¹⁸⁶ [原書 p. 1300 註 34]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5（大正 26，45a）。

¹⁸⁷ [原書 p. 1300 註 35]《大智度論》卷 61（大正 25，495b）。

¹⁸⁸ [原書 p. 1300 註 36]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6（大正 26，49b）。

¹⁸⁹ [原書 p. 1300 註 37]《大智度論》卷 7（大正 25，110a）。

¹⁹⁰ [原書 p. 1301 註 38]《華手經》卷 10（大正 16，206a）。

(b2) 出家

約出家菩薩，這是塔寺菩薩，如《寶行王正論》所說¹⁹¹。

3、「智增上」行通於塔寺與阿蘭若，但更重視寺塔住 (pp. 1296-1298)

(1) 智證大乘與寺塔住、阿蘭若菩薩之關係

A、「般若法門」：重慧，不重於阿蘭若住修深定

(A)「原始般若」：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由阿蘭若比丘傳出

智增上菩薩，如「原始般若」所說，是阿蘭若比丘所修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。作為菩薩般若波羅蜜而發展起來，是重慧的「般若法門」。

(B)「下品般若」、「中品般若」：不修深定、不重阿蘭若住

a、出於悲願，不修深定

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68c、569a）說：

「若菩薩具足觀空，本已生心——但觀空而不證空，我當學空，今是學時，非是證時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。」

「若菩薩生如是心：我不應捨一切眾生，應當度之。即入空三昧解脫門，無相、無作三昧解脫門。是時，菩薩不中道證實際，何以故？是菩薩為方便所護故。」

◎菩薩的般若空慧，是空、無相、無作三三昧。菩薩出發於救度一切眾生的悲願，所以觀空而能夠不證空。也要「不深攝心繫於緣中」，不能過分的攝心而入深定，因為如定力偏勝，會證入實際而退為二乘的。

◎菩薩的深慧，要悲願來助成，到第七「等定慧地」，悲心深切，定與慧均等，才能「得無生忍」¹⁹²。無生法是涅槃異名，通達而不證入，所以稱為「忍」。

b、離二乘心，不重阿蘭若住

《般若經》所說的出家菩薩，有住阿蘭若的，也有住近聚落處的。依經上的意思，住在那裏都是可以的，離二乘心及煩惱，是真遠離。不離二乘心的，住在阿蘭若處，還不如聚落住而能離二乘心呢¹⁹³。

c、結

◎這是「般若法門」，不重阿蘭若住而深修禪定的明證。

◎初期大乘經的開展，顯然的有重定與重慧的兩大流。

B、「文殊法門」：重慧，不重頭陀及阿蘭若行

◎「文殊法門」也是重慧的，如《諸法無行經》所舉的本生說：

「有比丘法師，行菩薩道，名曰勝意。其勝意比丘，護持禁戒，得四禪、四無色定，行十二頭陀，……讚歎遠眾樂獨行者」。

¹⁹¹ [原書 p. 1301 註 39]《寶行王正論》〈出家正行品〉（大正 32，504b）。

按：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三章，p. 1139：「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『為此因及果，現前佛支提，日夜各三遍，各誦二十偈。……』為了菩薩的因德，如來的果德，在現在佛前，或在支提（塔）前，晝夜都誦三遍，每遍誦二十偈。二十偈的內容，也是禮敬，除惡^[懺悔]行善。隨喜，勸請諸佛住世，轉法輪，迴向。」

¹⁹² [原書 p. 1301 註 40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257b）。

¹⁹³ [原書 p. 1301 註 41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71a）。

「有菩薩比丘，名曰喜根，時為法師。質直端正，不壞威儀，不捨世法。……不稱讚少欲知足、細行獨處，但教眾人諸法實相」¹⁹⁴。

勝意比丘是重定、重獨住的，喜根是重慧而不重頭陀、阿蘭若行的。

※《諸法無行經》所推重的，正是重慧的喜根比丘。

(2) 重定與重慧的分流

A、重慧

智增上的菩薩，重於慧悟，深觀法性。為了攝化眾生，

(A) 利他宏法方面

利他的宏法方面，是讀、誦、為他解說（寫經與供養，適合於信心多的人），起初也有在家菩薩協助主持。

(B) 究明法義方面

在究明法義方面，

◎有法門的類集，如《寶髻菩薩經》、《持世經》、《無盡意菩薩經》等。類集的「慧」中，有七善巧¹⁹⁵、八善巧¹⁹⁶、九善巧等¹⁹⁷。以上，都是重於聞思慧的；

◎依聞思而趣修的，有法義的總持，如四十二字門，八字門¹⁹⁸，十六字門¹⁹⁹等。稱為「句」

¹⁹⁴ [原書 p. 1301 註 42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59a-b）；《諸法本無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71c-772a）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 6〈1 序品〉（大正 25，107 b15-17）：「喜根弟子聰明樂法，好聞深義；其師不讚少欲知足，不讚戒行頭陀，但說諸法實相清淨。」

¹⁹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. 1233：

如一、《善臂菩薩經》（大正 11，534a-536a）說：說（1）「知（種種）界」，（2）「知五陰」，（3）「知（內外）六入」，（4）「知四聖諦」，（5）「知十二因緣」，（6）「知三世」，（7）「知三乘」——七方便（善巧）。

¹⁹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. 1233：

二、《無盡意菩薩經》（大正 13，196c-199b）說：（1）「諸陰方便」，（2）「諸界方便」，（3）「諸入方便」，（4）「諸諦方便」，（5）「諸緣方便」，（6）「三世方便」，（7）「諸乘方便」，（8）「諸法（有為無為）方便」——八方便。三、唐代所譯的《大寶積經》〈善德天子會〉，說八善巧——（1）「蘊善巧」，（2）「界善巧」，（3）「處善巧」，（4）「緣起善巧」，（5）「諦善巧」，（6）「三世善巧」，（7）「一切乘善巧」，（8）「一切佛法善巧」。

¹⁹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p. 1233-1234：

四、《持人菩薩經》（大正 14，630b 以下），四卷，晉竺法護譯。姚秦鳩摩羅什再譯，名《持世經》（大正 14，646a 以下），四卷。全經的內容為，（1）「善知五陰」——陰、取陰；（2）「善知性[界]」——十八界、三界、眾生界、我界、虛空界；（3）「善知十二入」；（4）「善知十二因緣」；（5）「善知四念處」；（6）「善知五根」；（7）「善知八聖道」；（8）「善知世間出世間」；（9）「善知有為無為」——九善巧。

¹⁹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. 1243：

鳩摩羅什所譯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 12，996b）說：「有八字種子門，能成就於無盡辯才。」八字是：阿，闍（或作「蛇」），那，遮，婆，多，迦，摩。經說應略有錯誤，如說：「一切法闍字種子門，示第一義法故。一切法那字種子門，示字名色故。一切法遮字種子門，示現一切法調伏故」。在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731c）中說：「波字，最勝義故。……那字，知名色生義故。陀字，調伏羲故」。可見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的闍字，應該是波字；遮字，應該是陀字。這樣，八字的次第，就合於四十二字中，1.阿（a），3.波（pa），5.那（na），7.陀（da），11.婆（va），12.多（ta），15.迦（ka），17

的，有門句、印句、金剛句等。²⁰⁰

這些，都如上一章「大乘慧學」所說。

◎大乘智增上的主流，可說是通於塔寺比丘與阿蘭若比丘，而更重於寺塔住的。

B、重定

住阿蘭若處的，不免有專修禪定的傾向，如上一章「大乘定學」所說²⁰¹。

C、結說

定與慧，都是佛法的要行。

◎從前，「尊者時毘羅，偏稱讚慧；尊者婁沙伐摩，偏稱讚滅定」，二人被毘婆沙師評論為：「於文無益，於義無益」²⁰²。

◎然而大乘「般若法門」，正是特讚般若（慧）的；得無生法忍以前，不許入滅定的。²⁰³大德法救說：菩薩「欲廣修般羅若故，於滅盡定心不樂入，勿令般若有斷有礙」²⁰⁴，與「般若法門」的意趣相符。

※大乘智增上法門，本是以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為「般若波羅蜜」，般若與三昧不二的，但在發展中，世間事總不免相對的分化：重定的偏於阿蘭若處的專修，重慧的流為義理的論究。

摩（ma）的先後次第。

¹⁹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. 1242：

在大乘經中，可以考見的，如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二（大正 15，731c-732b），說「十六字所出陀羅尼」。文有四段：第一段「梵本亦少一字」；第四段所說十六字，沒有缺少。這十六字，在四十二字中，是 1.阿字（a），2.波字（pa），3.遮字（ca），4.那字（na），7.陀字（da），10.沙字（sa），15.迦字（ka），16.娑字（sa），18.伽字（ga），19.他字（tha），20.闍字（ja），25.叉字（ksa），30.車字（cha），33.蹉字（tsa），41.詫字（ta），42.嗒字（dha）。這是在四十二字中，選取十六字，次第也是前後相次的。竺法護所譯《賢劫三昧經》，也有十六字，是：「一曰無[阿]，二曰度[波]，三曰行[遮]，四曰不[那]，五曰持[陀]，六曰礙[沙]，七曰作[迦]，八曰堅，九曰勢[他]，十曰生[闍]，十一曰攝，十二曰盡[車]，十三曰蓋[蹉]，十四曰已，十五曰住[詫]，十六曰燒[嗒]」。《賢劫經》的十六字，與《觀察諸法行經》的十六字，大致相合，只是少了「娑」字，末後第三卻多一「已」字。

²⁰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p. 1244-1248。

²⁰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四章，pp. 1222-1223。

²⁰² [原書 p. 1301 註 43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43（大正 27，734c）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 348。

²⁰³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91（大正 7，1056 b）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92（大正 7，1064 b-c）。

²⁰⁴ [原書 p. 1301 註 44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3（大正 27，780a）。